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 族际关系治理研究

A Study on Inter-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Myanmar's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钟贵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 族际关系治理研究

A Study on Inter-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Myanmar's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钟贵峰 著
导师 周 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族际关系治理研究 / 钟贵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461 - 4

I. ①緬… II. ①钟… III. ①民族关系—研究—缅甸
IV. ①D733.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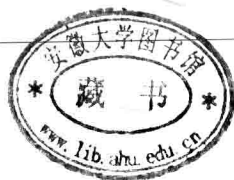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85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
字数 381 千字
定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赵剑英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科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

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12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21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21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

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绝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汉元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周 平

在世界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和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当数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全球扩张。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形式，是为解决当时根本性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创设的制度结构或制度框架。民族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

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出现以后，由于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一方面，民族国家为新兴的民族披上了政治的外衣，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利益保障，为民族的利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从而激发了民族共同体巨大的创造活力，促进了民族的强盛；另一方面，日益兴盛起来的民族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推动国家走向强大。于是，民族国家的活力迅速迸发，优势不断显现，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示范效应。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民族国家采取帝国主义的政策而持续进行海外殖民运动，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西欧的其他国家，而且快速地扩展到全世界。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法律单元和政治单元。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就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民族国家成为国家演变和国家建设的典型。其他国家，要么迅速地演变为民族国家，要么继续维持原先的国家形态而徘徊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之外，甚至沦为民族国家的殖民地。为了避免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被淘汰，其他国家都把建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亚非国家则是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及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走向瓦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民族国家的。在西欧各国纷纷建

立民族国家的时候，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亚洲和非洲既没有形成新型的民族，也没有出现现代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运动中，亚洲（除日本外）和非洲广大的地区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原来的民族过程和国家过程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被彻底地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亚洲和非洲各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进入20世纪后，亚洲和非洲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运动更是蓬勃兴起、方兴未艾。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逐步走向瓦解。亚洲与非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建立了一大批民族国家。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被纳入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中，构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向全球扩展以后，民族国家的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出现了多种形态的民族国家。许多民族国家与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相比，已经相去甚远。由于没有经历西欧那样的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那些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纽带的传统民族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融合，但各自还保留着相对独立的形态。由于这些国家的各个民族在整合为统一的国家民族并建立了民族国家以后国内仍然存在着多样性的民族形态，这些国家也往往自称或被称为多民族国家。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多民族国家中，多个民族共处于同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各民族在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的族际关系。基于民族利益的族际互动，民族与民族之间往往产生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族际关系处于紧张的态势，甚至使其朝着恶性方向演进，继而危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动摇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的根基”。因此，族际关系治理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的作者钟贵峰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硕士阶段的专业是国际关系，研究方向是东南亚问题，博士阶段的专业是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在博士论文研究阶段，他根据自己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专业的实际，选取“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族际关系治理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经过认真的研究，完成了一篇具有较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匿名评审和答辩中，论文皆被评定为优秀。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遂成此书。

本书在选题方面有新意，具有独特性，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值

得肯定的。本书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族际关系治理作为个案研究，探讨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治理成败得失，丰富了民族国家建设的研究，补充并完善了民族国家建设和族际关系治理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民族政治学著作。

2016 年春

摘 要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基本的国家形态，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相对于王朝国家而言，民族国家是一种更为先进、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形态。西欧资产阶级高举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王朝国家最终被民族国家取而代之，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自从西欧民族国家建立后，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就不断彰显，这些国家迅速走向强大并向世界各地不断扩张。于是，世界各国开始纷纷效仿进行民族国家的构建。最早建立民族国家的西欧国家可以称为原生性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成分单一，基本上属于单一民族国家。而后来仿效原生性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成分不再单一，有的甚至复杂多样，它们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国家。

由于原生性民族国家建立时间较为久远，制度架构比较成熟和完备，它们基本上进入现代国家发展时期。而对于众多的发展中民族国家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在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建立民族国家，要么是在冷战后随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而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构建民族国家的，而且建立时间较为短暂，可以说大部分民族国家的制度根基并不稳固，有些国家只是具有民族国家的外壳形态，却缺乏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因而这些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的根基总体比较松散、脆弱。因此，民族国家建设必然成为发展中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安全工程建设。民族国家建设不仅是发展中民族国家对内部政治问题的理想之道，也是维持和巩固民族国家制度的必由之路，还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有效途径。

在多民族国家中，多个民族共处于同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各民族

在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的族际关系。基于民族利益的族际互动，民族与民族之间往往产生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族际关系处于紧张的态势，甚至使其朝着恶性方向演进，继而危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动摇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的根基。因此，族际关系治理对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不彰自显。族际关系治理成功，就能有力地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巩固民族国家的制度根基，但族际关系治理一旦失败，多民族国家便会陷入族际纷争的泥沼之中，甚至难逃解体的厄运。

缅甸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英属殖民地，不建立民族国家就会在世界体系中销声匿迹。缅甸各族人民在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构建起了民族国家。1948年缅甸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民族构建历史进程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民族国家建设历史进程的开始。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缅甸民族国家只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外壳形态，而缺乏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这决定了缅甸民族国家建设必然是艰巨而长期的历史任务。由于英国殖民者的别有用心、民族矛盾的历史隔阂，以及民族利益的争夺，刚刚建立民族国家的缅甸却面临着此起彼伏的族际摩擦、频频出现的族际矛盾及接二连三的族际冲突。可以说，缅甸民族国家建立伊始，族际关系问题在东南亚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实属罕见的。

在吴努政府时期，根据宪法的规定，议会民主制被定为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富强和实现民族团结大局的政治制度，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崩溃了，这种族际关系政治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复存在了。在族际关系政治治理中，吴努政府还设置了民族自治邦，作为专门治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设计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最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族际冲突。在族际关系经济治理中，吴努政府实施了经济发展规划并执行了土地改革政策，试图以此来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缓和各民族内部的阶层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规划和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族际关系文化治理中，吴努政府出台了佛教国教化等民族政策，同时也开展了民族文化工作，但由于“大缅族主义”取向浓厚，这种民族同化的政策和工作加剧了民族矛盾。在族际关系社会治理中，吴努政府采取了一些具有“大缅族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因而治理效果大打折扣，而政府执行的卫生政策也由于经

济落后和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等原因，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依然低下。该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始终蕴含着强烈的“大缅族主义”和加强中央集权取向。在这种治理理路下，缅甸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不断凸显，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奈温集团发动政变上台执政后，在族际关系政治治理中，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联邦委员会加大了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力度，却得不到各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一党制和宪法的框架下，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自治权完全被忽视了，这激起了少数民族的严重不满。在族际关系经济治理中，奈温政府执行国有化政策和民族经济政策，但族际经济差异并没有缩小，各族生产水平依然低下，影响族际关系的经济因素依然存在。在族际关系文化治理中，奈温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但执行中却存在政策与操作的矛盾，这些政策方针也只能是一堆摆设。在族际关系社会治理中，奈温政府推行的发展教育的政策，一方面提升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搞民族歧视政策影响了族际关系，而奈温政府实施的公民类型划分则完全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另外，奈温政府力推的卫生政策中，山区少数民族并未因此得到多少实惠。奈温政府的族际关系治理始终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一体化和国家主义取向，而且这两种价值取向都有“大缅族主义”的深刻烙印。经过奈温政府26年的治理，缅甸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纷纷兴起并迅速发展，最终酿成了“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支反政府武装”的奈温式悲叹，可以说族际关系全面恶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危机相当严峻。

新军人政府上台执政后，调整了族际关系治理的理路与路径。在族际关系政治治理中，政府先后通过“恢委会”与“和发委”这种制度框架，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的稳定，缓和了族际矛盾。另外，新军人政府通过举行多党制大选、制定新的宪法，把少数民族政治力量纳入国家法律框架之中，推动了族际关系治理的良性发展。在族际关系经济治理中，新军人政府通过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开发民族地区经济等政策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断消除影响族际关系的经济因素。在族际关系文化治理中，新军人政府通过弘扬佛教和控制僧侣、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和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各

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族际关系社会治理中，新军人政府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加强禁毒工作，迫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向政府投诚，这些对推动族际关系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军人政府的族际关系治理蕴含着民族国家建设取向和民主化取向，正是在这两种价值取向指引下，该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的路径和方式才有了很大的调整，最终推动族际和解取得重大突破，增强了少数的国家认同，提升了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水平。

2011年登盛政府上台后，开启了族际关系治理的新进程。在基本上延续前政府的族际关系治理框架下，登盛政府秉持民主化取向和现代国家建设取向，族际和解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纷纷回到国家法律框架之中，族际关系正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建设必将继续取得可喜的进展。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族际关系治理历经数届政府，各个历史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路径方法及治理效果都有较大的不同。从治理效果而言，族际关系治理的成效呈“U形曲线”走向，吴努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成效呈下降趋势，奈温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效果最不理想，新军人政府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的成效逐渐提升，登盛政府上台后的族际关系治理继续发展。从根本上讲，族际关系治理价值取向的选取和调整、治理路径的选择与运用，是族际关系治理成效发生变化的最深层次原因。可以说，族际关系价值取向的选取和治理路径的运用，决定了族际关系治理的成败得失。在整个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族际关系治理始终面临着政权更迭频繁化、族际差异分殊化和族际关系国际化等方面的挑战和问题。纵观缅甸族际关系治理的进程，不难发现，缅甸族际关系治理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治理主体的一元化、族际环境的封闭化、价值取向的同质化、治理进路的单向化等，这些特点基本上构成了缅甸族际关系治理的特质。

族际关系治理的效度决定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度和多民族国家整合的程度。缅甸族际关系治理对民族国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历经吴努政府时期、奈温政府时期、新军人政府时期及登盛政府上台后的族际关系治理，缅甸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局面离散到政治力量聚合的过程，国族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国族涣散到国族认同增强的过程，国家认同建

设经历了一个从国家认同弱化到国家认同强化的过程，而现代国家建设则经历了一个从停滞到开启的过程。

关键词：缅甸；民族国家建设；族际关系治理；价值取向；治理路径

Abstract

Nation-state has been becoming a basic state form since the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a basic behavioral ag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wadays. Relative to dynastic state, nation-state is a state form of more advanced and adapt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ra. The bourgeoisie of Western Europe led the campaigns against the feudal autocracy violently under the big flag which was on behalf of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nation. In the end, dynastic state was replaced by nation-state, which realizing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state. Since the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tates were built, the systems superiority of the nation-states has begun to manifest, so these states were getting more powerful and began to expand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result, other states began to build the nation-states one after another, following the examples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tates. The earliest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tates, which could be called as original nation-states, had single ethnic composition, so they were almost single-nationality states. However, those that followed to the original nation-states have diversified or complicated ethnic compositions, so they are almost multinational states.

Because the original nation-states were built a long time ago, their system frames were comparative mature and complete, and they entered into the modern state development times. However, most of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tes were built in the nationalism campaigns against colonial rule, or along with the third time nationalism wave after the post-cold-wa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uilt their nation-states in a short duration as well as in the complicatedly domestic and overseas environment, so their system basis are not firm and steady, even

some only have the shell forms without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Therefor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nevitably becomes to be the basic safet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hich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tes should face to.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the ideal way to solve the political issues in developing nation-states, but also the only road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the nation-states systems, and also it's the effective path to safeguard the unification and stabilization for the multinational states.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many ethnic groups are in a one and the same state political commun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y ethnic groups,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 is formed with rich content and multitudinousness. Basing on the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of the ethnic interest, various kinds of friction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e frequently generated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which makes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 be in a tense situation, even towards to vicious direction. Such situations will imperil the unific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shak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ystem frame of the nation-state.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to nation-state is conspicuous without any words. The successful inter-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will strongly maintain the unific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consolidate the system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Nevertheless, once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is failed,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will bog down in the mud of the inter-ethnic contradictions, or even can't avoid the misfortune of collapse.

Myanmar was the British colony in a fairly long time. If Myanmar didn't build the nation-state, it would be disappeared in the world system. Myanmar's nation-state was gradually built in the course of fighting against British colonial domination, striving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realizing state independence. Myanmar's nation-state was built in 1948, which meant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building course and marked the start of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cours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Myanmar's nation-state only has the shell forms without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which shows that Myanmar's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s inevitably a arduous and long-term historical task. For the British ulterior motives,